

世界奇书文库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上)

SHIJIEWENXUE
N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奇书文库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上)

[美]约瑟夫·海勒 著

王海垂 译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奇书文库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下)

[美]约瑟夫·海勒 著

王海垂 译



第二十二章 市长迈洛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尤索林在执行对阿维尼翁的轰炸任务时，吓得魂飞魄散。尤索林所以吓成这样，是因为斯诺登吓得魂不附体，而斯诺登所以吓得魂不附体，是因为他们那天的驾驶员是年仅十五岁的赫普尔。而他们的副驾驶员多布斯更差劲，他要尤索林跟他合谋去暗杀卡思卡特上校。尤索林知道赫普尔是一个很好的驾驶员，可他毕竟年纪太小，多布斯对他也没有信心。当他们把炸弹扔过之后，多布斯不出一声地夺过操纵器，飞机在半空中猛地一下倾斜过来，拼命地俯冲下去。这一凶猛无比的俯冲使人心惊肉跳，震耳欲聋的轰响，震得尤索林的耳机从插座上掉下来，使他的头不可避免地顶住了机头的舱顶。

唉哟，上帝！尤索林感到他们都在往下坠落，他无声地呼号着。“唉哟，上帝！唉哟，上帝！唉哟，上帝！唉哟，上帝！”尤索林不停地哀求不出声地呼号着，可是他无法张开自己的嘴巴。飞机往下坠落时，他晃晃荡荡地悬在半空，处于失重状态，整个身体就靠头顶住。赫普尔后来设法夺回了操纵器，使飞机在一片疾风骤雨般的高射炮火网中改为平飞。刚从高射炮火网中冲出，他们这时又要设法从这个地方逃开。忽然轰隆一声，炮塔上的有机玻璃被打出了拳头那么大一个洞。尤索林的面颊也让闪闪发亮的碎片给刺了一下，然而伤口并没有出血。

他喊道：“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当他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声音时，浑身剧烈地抖动起来。对讲机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使他更加惊恐。他吓得魂不附体，俯身趴在地上，就象一只让人抓住的老鼠似的屏着呼吸。他后终于看到自己耳机上的插头在眼前一闪一闪地晃荡，这才赶紧用发抖的手抓住插头，塞进插座。当高射炮火在他四周砰砰响着，一朵朵蘑菇状的烟云在四周上升时，他胆战心惊地一再尖声喊着：“唉哟，上帝！唉哟，上帝！”



多布斯正在哭泣。把插头重新插进对讲机的插座后，尤索林才又恢复了听觉。

“救救他，救救他，”多布斯哭泣着说，“救救他，救救他。”

“救谁？救谁？”尤索林问。“救谁呀？”

“轰炸手，轰炸手，”多布斯喊着。“他对于我的呼喊一直都没有答复。快救轰炸手，快救轰炸手。”

“我就是轰炸手，”尤索林回答说。“我就是轰炸手，我没有事，我没有事。”

世界
文学
名著
全书

“那就救救他，救救他，”多布斯边哭边喊。“救救他，救救他。”

“救谁？救谁？”

“通讯员兼射手，”多布斯在哀求着。“救救通讯员兼射手。”

“我全身发冷，”斯诺登在对讲机里用微弱的声音哭泣着，发出一阵羊叫般的悲痛哀叫。“快来救救我吧。我全身发冷。”

尤索林穿过爬行通道，爬过炸弹舱，然后才进入战斗机的尾舱。斯诺登在尾舱里躺着，受了重伤，在一道黄色的日光下就象是冻僵了。在他身旁，新来的机尾射手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知觉。

多布斯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是世界上最差的飞行员。他原是个精力充沛的人，现在却完全失掉了勇气，他老是想设法要说服他的上司，说他实在是不能再当驾驶员了。可是他的上司都不听他的。多布斯就在飞行次数提高到六十次的那天，偷偷摸摸地跑进了尤索林的帐篷。当时奥尔正好出去寻找垫圈，他把他所制定的暗杀卡思卡特上校的阴谋告诉了尤索林。他要求尤索林和他一起行动。

尤索林不以为然地说：“你是想由咱们俩冷酷无情地把他杀了吗？”

“对啦，”多布斯乐观地微笑着表示同意。尤索林这么快就领会了他的意思，他更加得意忘形了。“我们就用那支我从西西里带回来的卢格手枪打死他。没有人知道我有一把枪。”

尤索林把这主意暗暗地思考了一会儿后说：“我不能帮你。”

多布斯听了很惊奇：“为什么不能干？”



“你看，对我来说，最痛快的事就是有一天能看到这个杂种的碰上飞机失事，跌得尸骨无存，或者被人一枪击毙。可我绝不会亲手杀他。”

“如果你没有把他杀掉的话，他就要干掉你，”多布斯辩解说。“说真的，你不是曾经对我说过，他不让我们停止作战，就是要我们走向死亡吗？”

“可我认为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大概他也有权活下去。”

“他每时每刻都在想如何把其他人的生存权利剥夺掉，只要他这样，他就不能活。现在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多布斯不禁大吃一惊。“我以前经常听见你这样跟克莱文杰辩论，现在瞧瞧克莱文杰怎么样。就在那片云里牺牲。”

尤索林制止他说：“你平静一下行吗？”

多布斯充满了革命的激情，脸涨得通红。他叫得声音更响：“我没嚷啊！”他泪流满面，颤动着的紫红色下嘴唇唾沫四溅。“在咱们这个大队里，完成五十五次飞行任务肯定有将近一百个人，可卡思卡特这家伙竟然把数目增加到六十次。象你这样再飞上几次就满六十次的人，肯定至少也有一百个。要是咱们让他一直这样干下去，他会把每一个人的性命都断送掉。咱们一定得先下手杀了他。”

尤索林没有表情地点点头，没有确切表态。“你认为我们会被人发觉吗？”

“我已经把一切准备都作好了。我——”

“基督在上，你不要在说了！”

“我没喊。我已经作了——”

“你不要说了，行不行！”

“我已经把一切准备好，”多布斯低声说，一面用苍白的关节的手指紧紧抓着奥尔吊床的边，不让两手颤抖。“他星期四一早，从山里他那所倒霉的农舍回来的时候，我就穿过树林偷偷赶到大路上那个急转弯的地方，藏在树林里。他到了那里必定会把车速放慢。我呆在那儿能清楚看到公路两头有没有人过来。一看见他开着车子过来，我就把一根大木头推到公路中间，使他的吉普车不得不停下。我随后就从



树丛里跳出来，用我那支卢格尔手枪向他的头部射击，直到把他打死。做完这些事情以后，我就埋掉手枪，离开树林，回到中队，象别人一样做我自己的事情。难道这有什么纰漏吗？”

尤索林全神贯注地听着多布斯说的每一步骤，然后有点迷惑不解地问道：“那么我又来做些什么呢？”

“但是我需要你，”多布斯解释说，“我需要你发一声号令叫我下手。”

尤索林觉得像是天方夜谭。“这就是你要我做得吗？叫你下手就行了？”

“这就是我要你做的事情，”多布斯回答。“只要你叫我下手，后天我就可以自个儿把他的脑浆打出来。”由于感情冲动，他的声调越来越急，声音又变得响起来。“在干掉卡思卡特的同时，科恩中校的脑袋我也想来一枪。不过我想饶了丹比少校，如果你同意的话。然后，我还要干掉阿普尔比和哈弗迈耶。我在那之后，还要杀死麦克沃特。”

“麦克沃特？”尤索林喊道，几乎吓了一跳。“麦克沃特是我的朋友。他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我不知道，”多布斯惊慌失措地坦白说。“我只认为，既然我们要结果阿普尔比和哈弗迈耶，那我们不妨也把麦克沃特搞掉。麦克沃特你不愿意杀害吗？”

尤索林立场非常坚决。“你看，要是你不在岛上到处乱喊，要是你只把卡思卡特上校一人干掉，我也许会来帮你的忙。可是，如果你要滥杀无辜，那我们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好吧，好吧，”多布斯竭力想安慰尤索林，“那就只搞掉卡思卡特上校吧。你说这样做应该吗？命令我动手吧。”

尤索林摇摇头，“我看不能叫动手。”

多布斯象发了疯似的激动。“我愿意作出点让步，”他强烈地恳求说。“你也用不着命令我下手。只要你跟我说一声这个主意不错就可以了。你看行不行呢？这个主意不错吧？”

尤索林的头还是摇了摇。“要是你根本不同我讲这件事，就直接



下手干掉他，那倒是个极好的主意。现在已经太迟啦。我可没法再帮你想办法。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也许我会改变自己的想法的。”

“可是到那时候就没有机会了。”

尤索林的头还是摇个不停。多布斯失望地坐了一会儿，露出一副失望痛苦的样子，然后突然跳起来，迈着沉重的大步去找丹尼卡医生，急切地想说服丹尼卡医生准许他停止飞行。当他转身的时候，尤索林的脸盆架被他的臀部撞翻了，奥尔还没有做好的电炉铜丝又绊住了他的脚。丹尼卡医生不耐烦地连连点头来应付多布斯手脚挥舞、蛮横无理的指责，然后打发他到医务室去向格斯和韦斯说出他的病情。可是多布斯刚把嘴张开，格斯和韦斯就把他的牙龈和足趾上全涂了龙胆紫溶液。他再要张嘴抱怨，一颗轻度的腹泄药片就被他们塞进他的喉咙，然后打发他离开了。

多布斯的情况还不如亨德利·乔。亨德利·乔在不做恶梦的时候，至少还可以执行飞行任务。多布斯和奥尔倒真是一对活宝。奥尔经常笑呵呵，傻乎乎不自然地发笑，露出颤动、翘曲的龅牙，快活得象一只张开嘴的小云雀。他曾经同迈洛和尤索林一块儿被送到开罗去度假，并要他们捎回些鸡蛋，可是迈洛却买了很多棉花。他在破晓时起飞前往伊斯坦布尔，飞机上满载着外国蜘蛛和还没有完全熟的红香蕉。尤索林从来没有碰到过象奥尔这样一位极其丑陋而又挺吸引人的怪物。他生就一张恐怖的、凸出的脸，从眼窝里爆出淡褐色的眼睛来，活象一对褐色的半粒子弹头，杂色相间的浓密头发是波浪式的，向上倾斜直到头顶心，就象涂了油脂的小帐篷。几乎每次他飞行都要有意外发生，不是被击落坠入水中，就是一个发动机因被击而出毛病。奥尔当飞机起飞向那不勒斯出发而降落在西西里岛的时候，发狂似地拉住尤索林的臂膀。下了飞机以后，他们发现那个年仅十岁、专替妓女拉客的鬼灵精抽着雪茄，跟那两个十二岁的处女姐姐在市区一家旅馆门口等候他们。只剩一个房间的旅馆是为迈洛准备的。尤索林毅然离开奥尔身旁，露出几分关心而又惊慌迷惑的神色眺望着埃特纳火山而不是维苏威火山。他很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不去那不勒斯而到



西西里来干什么。奥尔充满了欲火，笑嘻嘻地吞吞吐吐一直在怂恿尤索林和他一起跟着那个年仅十岁、专替妓女拉客的鬼灵精去找他两个十二岁的处女姐姐。实际上，她们不是处女和他的姐姐，她们都已经二十八岁了。

“你们俩一起走吧，迈洛简括地指示尤索林，“不要把你的任务忘记了。”

“好吧，”想起自己的任务，尤索林叹了口气答应了。“可是至少得先让我到旅馆去找个房间，好好休息一下。”

“那些姑娘可以好好睡一晚嘛，”迈洛用同样的哄骗口吻回答。“不要把你的任务忘记了。”

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睡成觉，因为尤索林和奥尔发觉自己跟那两个自称十二岁实际二十八岁的妓女一起挤在一张双人床上。那两个妓女身上肥胖油腻，整夜老吵着叫他们轮换陪她们睡。不久尤索林就变得迷迷糊糊，根本没注意到挤在他身旁的那个胖妓女整夜都戴着一条米色头巾。那个专替妓女拉客的十岁的鬼灵精第二天早上较迟的时候，忽然野性发作，用那支古巴雪茄烟一擦，当众把她的头巾掀落到地上，在西西里的大白天暴露出她那可怕的畸形的秃头。这是因为她陪德国人上过床，街坊邻舍便剃光了她的头来报复，露出了亮光光的脑壳。那姑娘象泼妇似的大喊大叫，跌跌撞撞滑稽可笑地去追逐那个十岁的鬼灵精，那张令人害怕的被刮得光秃秃的头皮，在她脸上那个古怪的黑瘤附近可笑地上下牵动，象一件经过漂白但仍然污秽的东西。以前尤索林从没见过这么光秃秃的脑袋。头巾被那个拉客的小鬼绕在手指上，象拿着一件战利品那样高高举起。他始终离开几英寸在她伸手够不着的地方跳着，把她引得在广场周围转圈子，挤在那里看热闹的人被逗得大笑，有人还指着尤索林嘲笑。迈洛这时恰好匆匆地大步走来。他脸沉着，嘴噤着，对眼前这个有伤风化、轻浮无聊、不成体统的场面深表不满。迈洛坚持马上离开这儿去马耳他。

奥尔嘟囔着说：“我们还没有睡够。”

“那都是你们自己的原因，”迈洛神情严肃地训斥他们两人。“要是你们老老实实地呆在旅馆里，不和这些坏女人鬼混，那么今天你们

的精神就会象我一样好。”

“是你让我们和她们走的嘛，”尤索林用指责的口气反驳。“我们自己怎么能住进旅馆呢？只有你一个人能在旅馆里找到房间。”

“这又怎么是我的错呢？”迈洛傲慢地解释说。“我如何知道会有那么多买主进城来抢购鹰嘴豆呢？”

“你肯定事先知道，”尤索林指责迈洛说。“因此你才不去那不勒斯，而叫我们到西西里来。大概你已经把整架飞机上都装满了鹰嘴豆啦。”

“嘘嘘嘘——！”迈洛神情严肃地警告说，一面警惕地朝奥尔看了一眼。“不要把你的任务忘记了。”

当他们来到机场准备飞往马尔他时，飞机的炸弹舱、后舱和尾舱，以及炮塔射手座舱的大部分地方统统都被鹰嘴豆塞满了。

这次尤索林飞行的任务是，让奥尔看不到迈洛在哪里买鸡蛋，虽说迈洛的联营机构的成员中也有奥尔，而且跟别的成员一样，也拥有一股股份。这次任务尤索林觉得很可笑，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迈洛从马耳他收购鸡蛋的价格是七分钱一个，而联营机构的食堂收购他的鸡蛋的价格五分钱一个。

“我就是不能信任他，”迈洛在飞机里沉思着说，一边朝后冲着奥尔点点头。奥尔象一根拧在一起的绳子似地蜷缩着躺在下面那排装着鹰嘴豆的筐子上，苦恼地想使自己入睡。“我当他不在旁边的時候，就尽快收购鸡蛋，不让他知道我做买卖的秘诀。你还有什么情况不清楚？”

尤索林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不清楚，你在马耳他出七分钱收购的一个鸡蛋，为什么又只要一个卖五分钱？”

“这就是我的生财之道啊。”

“卖一个鸡蛋你要赔两分钱，为什么又说是生财之道呢？”

“在马耳他我出七分钱一个买进鸡蛋，然后又以四又四分之一分钱一个卖给那些卖蛋的人，这样我就赚了三又四分之一分钱。当然，赚钱的是联营机构而不是我。大家利益均沾。”

尤索林觉得好象开始明白这中间的诀窍了。“马耳他的人按四又



四分之一分钱一个鸡蛋的价格从你手里购买，然后以七分钱一个再卖给你，这样转眼之间，他们每个鸡蛋就赚进了二又四分之三分钱。事情是这样吗？可是你为什么不自已直接做交易，省去这道中间环节呢？”

“这个中间商实际上就是我，”迈洛解释说。“首先，作为卖主，每个蛋我赚三又四分之一分钱。然后，作为买主，每个蛋我又赚二又四分之三分钱。这样两次结果加起来，每个蛋所得的利润共计有六分钱。食堂以五分钱购买，每个只亏损两分钱。我因此以七分钱一个买进，又以五分钱一个卖出还能赚钱。我从西西里岛仅仅以一分钱来收购鸡蛋啊。”

“你是在马尔他，而不是在西西里购买的鸡蛋，”尤索林纠正他说。

迈洛自鸣得意，哈哈大笑起来。“我可不是在马耳他买的，”他带着一丝暗暗发笑的神气承认。尤索林头一次看见他不象平日那样显得勤劳而严肃。“我在西西里一分钱一个买来，然后偷运到马耳他卖四半钱一个，为的是抬高蛋价，使马耳他要卖七分钱一个。”

“既然马耳他蛋价这么高，为什么大家还要到那里去买蛋呢？”

“因为这是惯例。”

“为什么他们不上西西里去买呢？”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过。”

“我实在被弄糊涂了。为什么你不以七分钱一个而以五分钱一个卖给食堂呢？”

“如果七分钱卖一个，我的食堂就不需要我去经办了。”

“到七分钱一个的鸡蛋任何人都能买。”

“那么为什么食堂不直接到马耳他去出四又四分之一分钱向你买鸡蛋呢？那样你这样转手不就没用处了吗？”

“要是他们直接到马耳他去买蛋，那他们没法从我手里买到的。”

“为什么不卖呢？”

“因为那样一来，我就不能赚到这么多的钱了。我做了中间商，这样至少自己可以捞一点儿钱。”



尤索林问：“这么说，你自己赚了多少钱啰？”

“当然啰，但是利润全归联营机构，大家都有一份。你搞明白了吗？卡思卡特上校从我手里买走的那些梅红番茄也是这么回事。”

“是你从他们手里买，而不是他们从你手里买，”尤索林纠正他说。“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没有从你手里买梅红蕃茄，你是向他们买进的。”

“实际上不是买进，是卖出，”迈洛又把尤索林的错误纠正过来。“情况是这样的：在皮亚诺扎岛所有的市场上我用了个假名字，把梅红番茄抛售出去。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也用他们的假名字从我这儿四分钱一个买进。他们隔了一天又以五分钱一个通过我转卖给联营机构。他们两人每个番茄得到一分钱的利润，我的利润每个可得到三分半。这样大家彼此都有好处。”

“除了联营机构，大家都得到了好处，”尤索林嘲弄地说。“联营机构出五分钱买进一个梅红番茄，可你只花半分钱买进一个。联营机构的利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得到利润，联营机构也就有好处，迈洛解释说，“因为大家都有股子。只要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支持联营机构，他们就会派我出差，就象这回一样。再过大约十五分钟，咱们在巴勒莫一着陆，你就可以亲眼看到我们赚的钱了。”

“在马耳他着陆，”尤索林又纠正他说。“我们这会儿不是飞往巴勒莫，而是飞往马耳他。”

“不，我们这会儿是飞往巴勒莫，”迈洛回答。“我为了把一批发了霉的蘑菇运到伯尔尼去，要在那儿找一下那个贩卖苣荬菜的出口商。”

“迈洛，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尤索林带着惊讶和佩服的笑容问。“你填单子申请派给你一架飞机飞到某个地方，接着你又往另一个地方飞。指挥塔上的人能无视你的错误吗？”

迈洛说：“他们都是联营机构的股东，他们明白，只要是对联营机构有利的事情，就是有利于国家的，因为这样才会使美国大兵肯出力。在联营机构里指挥塔上的人也有股份，因此他们总是全力以赴地



帮联营机构的忙。”

“也有我的股份吗？”

“大伙儿都有股份。”

“也有奥尔的股份吗？”

“大伙儿都有股份。”

“亨格利·乔呢？也有他的一份吗？”

“大伙儿都有股份。”

“嗨，活见鬼，”尤索林思索着说，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股份”这个词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迈洛把脸转向尤索林，眼睛里露出一点神秘的神色。“我有一个设想，可以稳稳当当地从联邦政府那里骗到六千块钱。我们两个人平分，各得三千，而且一点风险也没有。你有兴趣吗？”

“没兴趣。”

迈洛非常激动地看着尤索林，大声说道：“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地方。你为人诚恳正直！你是我惟一真正信得过的朋友。我希望你多帮助我一下，就因为这缘故。昨天在卡特尼亚你同那两个流浪汉一块儿溜了，才叫我非常失望。”

尤索林凝视着迈洛，不太明白他的意思。“迈洛，是你叫我跟他们一块儿去的。难道你忘了吗？”

“错误并不在我，”迈洛煞有介事地回答。“我们一到市区，我就得设法打开发奥尔。到了巴勒莫，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等咱们在巴勒莫着陆以后，你就和奥尔跟姑娘们马上从飞机场离开。”

“跟什么姑娘们？”

“在这之前我打过电报，和一个专替妓女拉客的四岁大的人安排好，帮你和奥尔弄到两个有一半西班牙血统的八岁大的姑娘。他在飞机场乘一辆轿车等候。一从飞机下来你们马上就上轿车。”

“这可不行，”尤索林摇着头说。“下了飞机我只想找个睡觉的地方。”

迈洛突然愤怒起来，脸色发青，在两道黑眉毛之间细长的鼻子痉挛地颤动，不对称的赤黄色胡须象一根蜡烛的暗淡、细狭的火焰。



“尤索林，不要把你的任务忘记了，”他神情严肃地提醒说。

“管他什么任务呢！”尤索林心不在焉地回答。“管他什么联营机构！我才不在乎这些股份。我也不想要什么八岁大的姑娘，尽管她们有一半西班牙血统。”

“我不会生你的气的。不过这些所谓八岁大的姑娘实际上也不过三十二岁。她们其实也没有一半西班牙血统，只有三分之一的爱沙尼亚血统。”

“我对这些姑娘们根本不在乎。”

“实际上她们也不是什么姑娘，”迈洛继续劝说，“我给你挑的一个不久前刚和一个老教师结了婚。他只在星期天才跟她上床，因此她几乎还象新娘子一样。”

奥尔这时的精神也不大好。当他们驱车从机场到巴勒莫城里时，尤索林和奥尔两人就坐在迈洛的身边。他们在旅馆里发现他们俩住的房间又没有，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迈洛竟然是巴勒莫的市长。

对迈洛的奇特的、无法相信的欢迎从机场就开始了。机场上的民工认出了迈洛，都恭恭敬敬地把手里的工作放下，显现出一种有节制的好感和敬仰的神情注视着他。迈洛要来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全城，所以当迈洛和他们坐着敞篷小卡车奔驰而过的时候，城郊欢呼的人群已经把街道挤满了。尤索林和奥尔全感到难以理解，目瞪口呆，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都紧紧地坐在迈洛身旁。

进城以后，卡车驶向市中心，越走越慢，欢呼声四下雷动，越来越响。学校里的放了假的男女学生，穿上新衣服，排列在人行道两旁，手里挥动着小旗子。尤索林和奥尔这时简直瞠目结舌。大街上人山人海，欢声四起，街道当中高悬着绘有迈洛肖像的巨大横幅。肖像上的迈洛穿着一件当地农民穿的淡褐色、高圆领衬衫，慈祥拘谨的脸上流露出温和、精明严肃而刚强的神色，胡须没有修剪，一大一小的眼睛明察秋毫地俯视着人群。虚弱无力的病人从窗口朝他送吻。穿着围裙的店主们站在狭窄的店门口兴高采烈地欢呼。大军号嘀嘀嗒嗒地吹得响彻天空。到处有人给挤倒，踩死。哭哭啼啼的老大娘在慢慢前进的卡车旁边拼命乱挤，争着来摸一下迈洛的肩膀，或者和他握一下



手。迈洛以宽容和蔼的风度接受庆祝的喧闹。他很优美地向每个人挥手作答，并且十分慷慨地朝欢天喜地的人群一大把一大把扔锡纸包装的巧克力糖。一排排容光焕发的青年男女手挽着手，挤在后面蹦蹦跳跳，一面傻傻瞪着两眼，一面用带点嘶哑的声音敬仰地喊着：“迈——洛！迈——洛！迈——洛！”

既然现在这个消息已经不再是秘密，迈洛便同尤索林和奥尔一起放松下来。他有点羞怯地感到十分自豪，得意扬扬面颊也泛起了红晕。巴勒莫市长由迈洛来担任——当然也是附近的卡里尼、蒙奥利、巴格里亚、特尔米尼、切法卢、米斯特雷他和尼科西亚的市长——就因为他向西西里运来了苏格兰的威士忌。

“这里的人这么喜欢喝苏格兰威士忌吗？”尤索林感到很惊奇。

“这里的人从来不喝苏格兰威士忌，”迈洛解释说。“苏格兰威士忌价钱很贵，这里没有人喝得起。”

“既然没有人喝，那你为什么要把这种酒运到西西里来呢？”

“目的是为了把价格确定下来。我把苏格兰威士忌从马耳他运到这里卖出，经过我转手再让别人卖给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在这里我创办了一个崭新的工业。目前，世界上苏格兰威士忌的第三大输出地就是西西里了，所以他们才选我当市长。”

奥尔用疲倦的、含糊的声音粗鲁地抱怨说：“你既然这样有本事，给我们在旅馆里弄间房怎么样？”

迈洛连忙很抱歉地答应。“这件事我正打算去办理。非常抱歉，事先我忘了发份电报来，替你们两个预定旅馆房间啦。你们先到我的办公厅来吧。我马上就去和副市长谈谈。”

迈洛把一家理发店作办公厅。他的副市长是一个矮胖的理发师。一见迈洛他就满口恭维，亲切问候，嘴里的唾沫四处飞溅象他给迈洛刮脸时的杯子里搅起的肥皂沫一样。

“哦，维托里奥，”迈洛在一张理发椅慵懒地躺着说，“我这阵子不在这儿，有什么情况没有？”

“迈洛先生，情况很糟啊，情况很糟。可你一回来，人们全又高兴了。”



“我确实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人啊？所有的旅馆怎么会都住满客人啦？”

“迈洛先生，一是因为有人从其他城市上这儿来看你。二是因为采购朝鲜蓟的所有客商都进城来谈交易了。”

迈洛象老鹰似的笔直地把一只手高举起来，抓住维托里奥的修面刷。他问，“什么朝鲜蓟？”

“迈洛先生，你是在问朝鲜蓟吗？朝鲜蓟是一种味道很好的蔬菜，在这一带很受欢迎。迈洛先生，趁你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你一定得尝一下味道。我们种的朝鲜蓟在世界上数第一。”

“真的吗？”迈洛说。“今年朝鲜蓟会卖到什么价钱？”

“真的吗？”迈洛思索着。突然之间，他从理发椅上站起来跑掉了。他跑得那么快，以致于只有一瞬间，理发师替遮在他身上的条纹围身还好好遮着，没有拿下来。等尤索林和奥尔跟在后边赶到理发店门口时，迈洛已经消失了。

“谁是下一位？”迈洛的副市长殷勤地喊着问。“该谁理发？”

尤索林和奥尔沮丧地离开了理发店。他俩给迈洛抛弃后找不到住的地方，他俩走过狂欢的人群，徒劳地想寻找一个睡觉的地方。尤索林已经疲惫不堪。他感到自己的脑袋隐隐作痛，使他精疲力竭。奥而使他感到生气，因为他不知从哪儿找到两个山查子，将它们塞进腮帮子里走着。尤索林后来瞥见了，硬叫他把它们拿出来。接着，奥尔不知从哪儿又找到了两枚七叶树果子，又偷偷将它们塞到嘴里，结果尤索林又看到了，他被痛骂一顿后，硬叫他把山查子从嘴里拿出来。奥尔张开嘴笑笑，回答说 he 嘴里不是山查子，是七叶树果子，在他手里的才是山查子。但是因为他嘴里塞满了七叶树果子，尤索林一点也没听清楚，反正硬叫他把它们全取出来了。狡猾的光芒闪现在奥尔的眼睛里。他用指关节使劲擦了擦自己的额头，象醉汉那一样，淫声淫气地哈哈笑着。

“那个妓女你还记得吗——”他突然淫声淫气地哈哈笑着说。“你是否还记得在罗马那个公寓里用鞋子敲我脑袋的那个妓女？当时我们俩都一丝不挂地露着身子，”他脸上露出狡猾期待的神情问。他等尤

索林郑重地点点头后，才又说道，“你要是让我放进嘴里那些果子，我就告诉你她打我的原因。这样的交易公平吧？”

尤索林同意地点了点头，于是奥尔就把这离奇的故事从头到尾讲给他听，说明罗马妓女的公寓里那个裸体的妓女之所以要用鞋子敲他脑袋的缘故，可尤索林还是没有听懂，因为他又把七叶果塞进嘴里了。奥尔要这样的花招使尤索林气得哈哈大笑。后来天黑下来了，他们没有一点办法，就在一家肮脏的饭馆里吃了顿索然无味的晚饭，然后搭便车回到了机场。睡在机舱内冰冷的铁板上，他们辗转反侧，痛苦呻吟，过了不到两小时，又被卡车司机赶了出来。卡车运来了许多箱朝鲜蓟，机舱被塞得满满的，他们就给轰下了飞机。这时，下起一阵倾盆大雨。尤索林和奥尔等卡车开走的时候已经淋得象落汤鸡，从头到脚都滴水。他们只得重新钻进机舱，缩成一团，象发抖的鳀鱼那样挤在摇摇晃晃的板条箱的角落缝里。天快亮的时候，迈洛把飞机开到那不勒斯，卸下朝鲜蓟，换装上肉挂、丁香、香草豆和胡椒荚，当天又把这些东西往南赶运到马耳他。他们到了那儿，才发现迈洛原来是马耳他的副总督。在马耳他尤索林和奥尔也没有弄到房间。在马耳他迈洛被称作迈洛·明德宾德少校爵士，在总督府里他有一间极大的办公室。他的桃花心木办公桌也是巨大的。迈洛·明德宾德少校长爵士的肖像被悬挂在橡木板壁的土块两面交叉的英国旗帜下，他穿着一身英国皇家威尔士明火枪团的军装，盛气凌人神气活现。在肖像上，他的细长的胡须经过修剪，下巴轮廓分明，两眼象刺一样锐利。迈洛被封为爵士，并被任命为皇家威尔士明火枪团的少校和马耳他的副总督，因为在马耳他做起了鸡蛋的买卖。迈洛大方地表示让尤索林和奥尔睡在他的办公室里厚厚的地毯上过夜，可是他刚刚离开，全副武装的警卫用刺刀把他们赶出了总督府。尤索林和奥尔已是毫无气力，只得出高价叫一个暴躁脾气的出租汽车司机把他们送回机场，又钻进机舱里去睡觉。这一回机舱里被可可和新磨的咖啡塞满了，装货的麻袋都是漏的，一股强烈的气味向他们冲来，以致两人不得不跑出机舱，伏在起落架上呕吐不止。迈洛第二天一早，马上乘车前来，显得精神焕发，顿时便起飞前往奥兰。到达那里，尤索林和奥尔在旅馆里还是